



近年来,抗战题材的影视剧很多。听说李希华老师的抗战题材作品《抗大母亲》以戏曲形式在定远公演,我太高兴了,知道必须看,这不仅是对李希华老师的尊重,也是对抗战历史的尊重。

《抗大母亲》由滁州黄梅戏剧团主演。剧情内容就曾发生在我们身边,李希华老师用饱满深情的笔,带我们重温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。随着剧情的展开,我的心紧贴着天长高邮湖龙岗这片厚重的热土,慢慢地抵近这段历史,并随之一起颤动。

剧中主人公赵玉兰,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,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本准备着在镇上给儿子相亲,却不幸遇到了日寇飞机的疯狂轰炸,火光四射中,丈夫和儿子都倒下了,周围死伤一片,鲜血染红了街道。面对着如此惨景,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,赵玉兰发出了绝望的呼喊,然天地昏暗,草木不语,舞台上的主人公,一个人显得那么地单薄、无助。我的眼泪下来了,这是一个在苦难岁月挣扎的生命,像一片寒风中飘落的树叶,无所适从,看不到出路。

抗大第八分校学员在镇长老姚的安排下进驻了龙岗,并且部分学员住进了赵玉兰家,学员们一口一个“大娘”地叫着,并主动担负起家里的卫生和重活,让赵玉兰原本沉寂的家,顿时有了生气,赵大娘也不再感到一个人

●灵湫微言●

血与火的呐喊

——观戏曲《抗大母亲》有感

□谢 鸿

的孤苦伶仃了。特别是排长何再生,一举一动中,像极了自己死去的儿子“狗蛋”。赵大娘恍惚了,是不是儿子重生了?不然,怎么这样贴心、善解人意。然好人多磨难,原本身体有病的何排长因为救落水儿童,病情进一步加重了。怎么办?在询问老中医后,赵大娘决定卖掉身上的首饰,偷偷去扬州购买西药。恰在这时,她的弟弟带信来说母亲病了,也急需就医。两边都要钱,是把钱给母亲治病,还是奔赴扬州购买西药救治何排长?赵玉兰内心备受煎熬,两边都是亲人,一个是养育自己的母亲,一个是打击日寇的新四军,为了让大家不再受日寇的欺凌,赵玉兰毅然决然地去了扬州。

购药回来的赵大娘与病重的何排长在破庙里相遇了。原来病重的何排长感觉自己不行了,怕死在赵大娘家给带来不吉利,就让战友把自己背到了破庙里居住。这就是人民的

军队,人民的战士,心里永远想着的都是群众的利益。两人相拥而泣的场景,再次让我流泪了,军爱民,民拥军,永远不是一句空话,点滴生活见真情。画面一转,雪花飘飘,赵大娘的母亲走了,一声“娘啊!”撕心裂肺的呼喊,诠释了国难当头,赵大娘这样一个农妇对国家与家的抉择。

病好了的何排长接到了上级命令,马上组织学员奔赴战场。战士们精神抖擞,豪情万丈,决定在战场上多杀鬼子来报答赵大娘的恩情。同样,赵大娘也时刻没有忘记抗大的学员们,为了能让学员们战场上安心杀敌,不忍饥挨饿,赵大娘挑着粮食,冲向了前线。却不幸在途中遭遇到了日机轰炸身亡。

一方头巾,是赵大娘留给学员们最后的念想。何排长拿着这一方头巾,一声声“娘啊!”的呼喊,是儿子对母亲的不舍,是军民一心的鱼水情深;战士们心头腾起了熊熊烈火:

“为赵大娘报仇!”在呐喊声中,学员们奋勇向前,与日寇展开了生死搏斗,剧情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。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。山河在,岁月在,然,人已不在;可,历史从来不会走远。我们皖东曾经是一片抗击日寇的热土,这里,连绵的山,流淌的水,侵染过多少先辈的热血与泪滴,我们不能忘记。因为忘记历史,就是背叛祖国。

暑假里,县文联组织我们到藕塘烈士陵园、王小庙无名烈士墓和第三次中原会议旧址进行了采风。我在烈士墓前伫立,默念着墓碑上逝去的名字。耳边松涛阵阵,花草低吟,这些年轻的生命啊!是否化作了一棵树、一束草、甚至是一抔土;是否像它们一样地长青,一样地安详,一样地久长。

我以素手为盏,为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虔诚地敬上一杯酒,愿你们与皖东大地同在,与祖国山河同眠。

李希华老师,我要感谢您,是您用饱含深情的笔,再一次扣动了我的心弦,剧中的每一次呐喊,都是血与火的碰撞;我想,一个人活着,必须懂得敬畏,敬畏历史,敬畏生命。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如果一个人正确了,那么,他背后的的世界就正确了。”感谢您,写出这么一部优秀作品,让我们在你的作品里,看到了一个正确的世界。

●让泉诗韵●

远秋

□冯兆生

你是山庄的枫叶
即便寒潮来临
也要优雅地飘落
飘向根的地方

你是西涧的秋荷
任凭风吹雨湿
也要痴等冬雪的到来
共绘白雪蕴荷的景象

你是琅琊的滁菊
斜峭中丰韵绽放
暗香川野
却不与百卉争绿

你是故乡的云
静静地漂在秋的山头
呼唤着远方的游子
风干了回乡的泪

你是我秋日的思绪
是我公式里的诗
我在秋风中伫立
只因你不随秋风而去

看得见你的地方
你是我视线的远方
看不见你的地方
你是我笔墨流淌的方向

在我心中

□黎 田

我问蓝天
敬爱的毛主席在哪里
蓝天说
毛主席在太阳宫
与太阳神谈心
他祝告太阳神
除了要给人间送去光明
对待百姓一定要冷暖适中

我问大地
敬爱的毛主席在哪里
大地说
毛主席在视察北国的林海
在欣赏南疆的椰林
他在注视着南海的波涛
警视着钓鱼岛的风云
他在看江南的稻浪
高赞黄河两岸的五谷丰登

我问人民
敬爱的毛主席在哪里
人民说
敬爱的毛主席
在视察工厂
在视察农村
在参观学校
在视察军营
敬爱的毛主席
从来没有离开我们
他在我们的心中

格律诗两首

□滁 菊

云 山

山高轻雾缠,阶道隐林川。
溪水下云岭,松涛破竹烟。
秋深愁已老,人独梦还偏。
缥缈蓬莱处,悠悠接远天。

题吴越古道

石门关隘通幽径,云卧平湖树影连。
吴壁越痕经世事,何时风起散硝烟。



涧溪老河

□沈正武

涧溪老河有数十条支流,南起自来桥张山,西至老嘉山西侧,东到江苏省盱眙县仇集东,方圆上百平方公里,水系全属山川丘陵,以泉涌雨露汇集为涧溪河。

潺潺流水源源不断来自山涧小溪,也就是四山夹一河的宝地集镇——“涧溪”名称的来历起源。

涧溪几千年古镇,是先有河才会有集镇,上百条溪流汇集成河,从古镇身旁高歌向下,西南水系九拐十八弯赶来汇集,从古镇西右侧汇师北上,涌向七里湖。

涧溪河有丘陵环绕,涧溪河大地相托,涧溪河有众山仰望,涧溪河湖泊相连,河水激情豪迈,汇入江湖,涌向大海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,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据父母亲说:她们年轻时,亲眼观看白沙王街南沙河两条龙吸水的全过程(白沙王南沙河是涧溪河上游)。

涧溪河是涧溪人民的母亲河,涧溪河是沿岸人民的生命泉,涧溪河缓缓流水养育着涧溪世代人民,百折不挠,永往直前!

一年四季的早晚,老街狭窄的街道被担水挑夫洒落的地面石块,迭荡起伏的水担配合着青年男女的穿梭,更显古镇的勃勃生机。两岸菜农起早带晚肩背两只大木桶,桶桶河水云升雾起般浇灌着青菜绿苗。涧溪河放声开怀,显示出涧溪河无比大度与豪放,河水自然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

阳春三月的早晨,涧溪河数十道码头台阶

上,排满繁忙的老妇少妻,有白雪脸蛋的小姑娘用纤细白嫩的小手搓揉心爱的花布上衣,有小媳妇卷起裤腿站在台阶上用棒棍敲打她们美丽的牡丹花红被面,有中年妇女用玉米瓢硬刷粗针细线的布鞋,有少妇杀鸡刮鱼,有老年人洗菜淘米,有青年男子挑着水担仍偷窃身旁小姑娘几眼,故意将桶水喷洒落小姑娘身旁,实属自作多情。

夏天的中午,太阳拧干空气中水份,火红的烈日烘烤着大地。八九岁的放牛娃光着屁股从老河木桥上闭眼抿嘴往河里跳,跟随着一群顽童,他们用手捂住耳朵堵上鼻孔深深吸一口气模仿下跳。埂前坝后,桥上水下,随时可见三五成群的小顽童,站在河边摇摇欲跳,更有孩童在河边沙堆里洒水取乐。

涧溪河,母亲河,多么慈祥,如此和蔼,别样的温柔可亲。

老河之水和涧溪人民血脉相连的依依柔情,涧溪河水和老区百姓悠悠温情,记录着一脉厚厚的深情!

涧溪河更有他另外一副面孔,汛期时老河反目为仇,翻脸无情。洪水来临之际,汹涌河水六亲不认,横冲田野所有庄稼,直撞洼地土墙草房,卷起大街小巷的物轻礼重,携带旧世贫俗,以翻江倒海之势直奔七里湖。

灾后涧溪河周边,一派萧条。

涧溪老河多以孕育而生,涧水溪流多以供给而生。

涧溪河孕育哺乳着涧溪世代人民,奔向美好未来!



●菱溪物语●

糍粑香了年味浓

□王 涛

快过年了,许多人都在说,现在的年味是越来越淡了。可元旦一过,身边已有许多同事急切递上报告单回家过年了。我也掰起手指头计算好回家的日子,拿起手机向早早召唤我回家过年的老母亲报告。母亲非常激动兴奋,一边嘱咐我注意安全,路远,什么都不带,一边忙不迭地“报告”着给我们备的年货,其中就有我最爱吃的糍粑。

糍粑,是湖北家乡特有的年味。小时候的年都是在家乡小山村度过过的,冬播后的小山村,日子就像午后墙根卧着的耕牛,嚼着枯稻草,慢悠悠中透着丝丝甜味儿,农历新年就在这暖融融的气息中渐行渐近。随着新年的慢慢走近,家家户户又开始打糍粑了。在一阵热火朝天的吆喝声中,把一年的期盼都揉进这绵软的糍粑中去,甜膩得嘴巴都张不开。

家乡打糍粑有一套讲究,上好的糯米都是自产的。打糍粑的工具是一个石臼和几根“T”形木杵,石臼是一块大方石中间凿个凹凸,样子像盆,重三五百斤,埋在村中央。木杵用结实的桑树制成,约一米长,上粗下细,顶上安一个扶手,成为“T”形。打糍粑的汉子都是村里一等的青壮年,因为打糍粑不仅是个力气活还要巧劲,不会打的人就把棍子在臼臼揉,出了力也打不好糍粑,而且手也会打起血泡。会打的人,用手把木棍转着搋下去,这样糯米饭就沾棍子,力道不虚。

记忆中,总是母亲们亲自把糯米精选去杂质,用冷水浸泡二三天,淘洗干净滤干,倒入木蒸笼(饭甑)。木蒸笼状如木桶,底是活动的,留有缝隙进气。为防止压结汽难均匀,必须用筷子在米中插一些汽眼,再在甑沿上敷

上纱布,盖上锅盖。上满糯米的木蒸笼放进装有适量水的铁锅内,灶下烧干树枝(家乡人叫硬柴),熊熊大火不一会儿就把锅里水烧开了翻出水花,再燃两支烟时间,木蒸笼上汽直冒,飘出糯米香气,糯米饭熟了,此时就响起了主人“打糍粑啰”的吆喝声。

只见主人人大踏步走到灶前,抱起蒸笼,走到石臼边,掀开笼盖,将适量的糯米饭倒进石臼,顿时雾气夹带着香气在空气中飘散。五六条汉子各执一T形木杵,先是轻快地在石臼内周围戳来戳去,十余下后迅速迈开弓箭步使劲搋,响起“嗨,嗨”短促有力的号子,不一会儿,速度越来越快,“嗨哟、嗨哟、嗨哟、嗨哟”,节奏铿锵的号子此起彼伏。约半根烟工夫,糯米饭被搋溶,成一团白胶似的粘在木杵上。主人挽起袖子,用手沾清水,在石臼四周轻轻擦,使其脱离石臼,集中粘到木杵上。四条汉子用力将糯米饭团一齐举起,放到事先用糯米粉撒好的团箕里,男主人快速揉成一个圆形糍粑,紧接着又往石臼里倒上热腾腾的糯米饭搋下一臼,再飞快端起团箕跑回家,倒在大簸箕里,一双大手很快摊成厚约两指的圆形或椭圆形糍粑。

在家乡小山村,过年打糍粑是必不可少的活动,每家每户都要准备这个年货。每到打糍粑的时候,我们这些小孩就跟着跑进

粑。打好的糍粑再晾上一天,就可以放到冷水缸里浸着,中间隔上十天左右换一次水,这样一直能放到第二年夏天。

“拜年拜年,糍粑上前”。家乡的习俗是初一给长辈拜年,初二到娘家,初三开始走亲戚朋友。这拜年的礼物一般都会带上些糍粑,再加上红糖、糕点之类,这样一来,每家每户都会有很多家的糍粑,如同一个小小的糍粑展,谁家的糍粑做得怎样一比较就出来了,所以,每家每户都把打糍粑看着过年的一件大事,不敢怠慢。

糍粑的吃法有多种,过年来客人了,主人就会从缸里拿出糍粑干水,切成一片片,放进油锅里煎,糍粑煎得黄黄的、焦焦的,装盘后撒上白糖,外酥里粘,好吃又好看。或是清水煮熟放进碗里,舀好砂锅炖的鸡汤,排骨莲藕汤和鱼丸、肉丸,味道鲜美无比。抑或蒸饭时,在大铁锅四周摆上一圈,饭熟了糍粑也飘香了,就着蔬菜吃也别有风味。而我们小孩最喜欢将糍粑块平放在火钎上,伸进灶堂放在火上烤,不一会儿,糍粑块像长包块似的鼓胀起来,然后用筷子在糍粑上掏一个洞,灌进去一些红糖,继续烤,冷不丁“扑哧”一声裂开,烤烧的糯米香味弥漫开来,我们那一双双脏兮兮的小手来回倒腾着滚烫的糍粑,拖着鼻涕虫,流着口水,从屋里跑到门外追着吃糍粑,就走进了新的一年,就走进了春天一样美好的生活。

母亲的深情召唤,将这热火朝天的打糍粑吆喝声清晰地回放在我的耳畔。糍粑香了年味到,原来,感觉似乎淡了的年味,早已暗自收藏在我记忆里,刻在骨子里!